

天下无侯

作品

惊天大案 以罪连环 无罪不赎

# 死亡名单

由真实案例改编，现象级罪案小说

一份死亡名单，一系列连环凶杀案，是谁在处心积虑地设局？

超高智商的烧脑游戏、骇人听闻的人心机密

同名影视作品现正精心筹拍中

天涯论坛  
点击5000万次  
爆红热帖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# 罪连环

CRIME  
OF A SERIAL

死亡名单  
DEATH LIST

天下无侯 作品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罪连环. 2, 死亡名单 / 天下无侯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9. 4  
ISBN 978-7-5360-8809-2

I. ①罪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85597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特邀策划：天沐影视文化  
责任编辑：陈宾杰 杨淳子  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  
封面设计：荆棘设计

---

书 名	罪连环. 2, 死亡名单 ZUI LIAN HUAN. 2, SI WANG MING D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23 1 插页
字 数	342,000 字
版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9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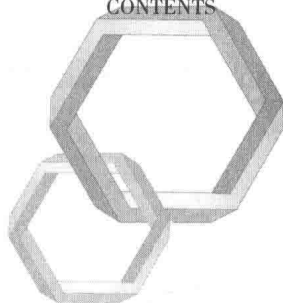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eph.com.cn>

# 目录
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愤怒 / 1
- 第二章 亡者雕塑 / 16
- 第三章 五行斩 / 35
- 第四章 永恒的报复 / 50
- 第五章 双杀 / 70
- 第六章 无解：道德冰点 / 89
- 第七章 无字灵位 / 107
- 第八章 幕后人 / 126
- 第九章 好朋友们 / 146
- 第十章 死亡笔记 / 161

- 第十一章 漏洞 / 176
- 第十二章 失落的片段 / 195
- 第十三章 最后一个 / 209
- 第十四章 全错了 / 228
- 第十五章 所谓动机 / 254
- 第十六章 吃马抽车 / 273
- 第十七章 大赢家 / 293
- 第十八章 华山一条路 / 309
- 第十九章 荧光 / 328
- 第二十章 尾声 / 356



## | 第一章 愤怒 |

“七情”，佛家谓之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是人对外来事物情绪的反应。这七情里，要说起破坏力，最强的恐怕就是一个“怒”字。历史上，前有大哥刘玄德因关二哥之惨死，怒起西川举国之兵，反被陆逊火烧连营；后有吴三桂冲冠一怒，打开山海关，助清廷定鼎。正所谓王者之怒，天下缟素；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，此等事例实在数不胜数。日本战国时代，有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德川家康的家训里，有一条叫“视怒如敌”。表面看，说的是对待“怒”的态度，实际上是在说“怒”的可怕，叫人远离愤怒，少发怒，怒字当头时别做决定，把“怒”当成敌人。今天，在我们的故事里，也有个愤怒的人，一个小人物。

这一天，在省城滨海市栖凤区的一条街道上，程功正坐在一辆破旧的五菱面包车里。他想抽根烟，手却抖个不停，打火机怎么也打不着火。他狠狠甩掉打火机，用车载点烟器点上烟，深深吸了几口，用力吐出。他的气息很长，直到再呼不出一丝气，整张脸被憋得通红。

他不想吸气，好像空气里到处都是愤怒的味道，令人窒息。深呼吸要是能平息所有的愤怒，世界早就和平了。近几年来，他的日子每况愈下。作为男人，他坚强、忍耐，本想百忍成钢，从头再来，却不料昨天，仅仅一天之内，交织累计的种种苦闷、委屈、愤怒就彻底爆发了。

他的视线透过车窗，掠过人群，投向灰蒙蒙的天空。天边升腾着一簇黑云，随风变幻着形状。程功呆呆地盯着那片云看了很久，直到黑云再次变换了形状。在程功看来，那个图案像是个大大的“杀”字，杀气腾腾，悬天而挂。街道上的行人步履匆匆，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先花点耐心，来了解一下程功这个人，以及他倒霉的经历。程功，34岁，是个生产水溶性肥料的小老板，这几年滨海市周边大力发展钢结构蔬菜温室大棚，程功为人聪明、能干，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，从业务员干起，十几年下来，也算是小有成就，有车有房，老婆漂亮，女儿可爱，有个小公司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业余时间喜欢玩玩小魔术，小日子有模有样，未来充满希望。谁知，幸福竟这么不牢靠，两件事就让程功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

两年前，也就是2014年9月，有个女人打电话告诉他，他老婆杨梅跟别人上床，被当场抓奸，还被拍了微信小视频。程功赶过去才知道，跟他老婆杨梅上床的，是他的一个客户，打电话的女人则是客户的老婆。被当场抓住，杨梅除了被挠得青一块紫一块，并未多做辩解，事后她告诉程功，之所以那么做，是为了要账。

听到这样的理由，程功只能冷笑。要账？以前那些难收的账，杨梅也是这么要的吗？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，就像附骨之疽，他没法求证，却怎么甩也甩不掉。冷静了几天，程功意识到，他不可能带着这个想法，再跟杨梅睡在一张床上。

“账多了去了。为要账，我是不是可以跟每个客户的老婆上床？或者说，我程功也出去跟别的女人上床，只要打着要账的名义就行？”程功抛下这句话，就和杨梅离了婚，女儿程璇璇才十一周岁，归他抚养。

离婚后不久，推不过朋友的热心，经介绍，程功认识了孙丽萍。对方经营农产品，算是程功的半个同行，小模样也过得去，离异，带着个十七岁的女儿。几经接触和打听，程功觉得孙丽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，也有事业心，以前在男女关系上也不混乱，就和孙丽萍草草领了证，但两人财务上还是分开的。

谁知，婚后孙丽萍玩起了金融，把钱投到了一个还算有名的网上融资平台，

想拿高息。领了几笔高额利息之后，孙丽萍尝到甜头，就劝程功也投点。可是程功很务实，对金融这块完全不感兴趣，孙丽萍就以进货的名义，“借了”程功三百八十万元，又全部投到了那个融资平台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不到半年，那个融资平台因非法集资被查。在经管部门全力追缴下，程功的资金只返回来二十万元，其他都打了水漂。孙丽萍实在无颜面对程功，关了自己的农产品公司，一夜之间杳无踪迹。孙丽萍跑路，留下十七岁的女儿王媛。孙丽萍前夫吃喝嫖赌，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姥爷早就过世了，姥姥又行动不便，王媛无处可去，程功只好让她留在自己家。再说，法律上他和孙丽萍并未离婚，他还是王媛的法定监护人。

杨梅和孙丽萍使程功对婚姻彻底绝望，尤其是孙丽萍搞的那一出，让程功的生意彻底无力运转。偏偏这个时候，程功的母亲因为受到打击生病住院，被诊断为肾衰竭晚期，得换肾才有希望。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生华春晓告诉程功，肾源可是绝对的稀缺资源，不管哪个医院都极度紧张。医院可以帮忙联系肾源，但需要时间。

在那期间，病人可以留院治疗，也可以回家，定时到医院透析即可，不住院，由病人家属自己决定。住院费贵，回家省钱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程功是个大孝子，坚持让母亲留院治疗，等待肾源。他多次找到华春晓，希望对方在肾源方面多多帮忙。华春晓让程功别抱太大希望，即使找到肾源，费用方面，也是个不小的数目。程功当即表示，多少钱也行，只要能找到。程功和母亲在医院坚持了半年多，随着透析次数的增加，程功渐渐无力再维持后续费用，为此，他无奈卖掉了厂房和设备，只留下仓库和一仓库的货，用作他日东山再起。

他之所以留下仓库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程功干企业这几年，一直是一个叫吕胜的人在给他看仓库，同时，吕胜还在厂里做搬运工，也干车间的活，肥料生产技术门槛低，吕胜得心应手，真正地卖力。

吕胜，看起来三十来岁，婚姻状况未知，籍贯未知，长相普通，脸上有很多疙瘩。他话很少，为人却没得说，能干，不计较，多年来仓库方面没出过一丁点岔子，再加上车间和搬运，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活儿，却从未主动提过加工资的要求。

程功是个好老板，给吕胜加了工资，还特意在仓库里隔出个单间，收拾了水电暖，方方面面非常妥帖。吕胜接受之余，非常感激程功给他这么个稳定的有吃有住的地方，干起活来更是勤恳。

程功明白，吕胜那是发自内心的感恩。对任何老板来说，吕胜这种人都是稀缺资源，哪怕他干的活儿很低端。这些年下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程功和吕胜之间，不是朋友，却胜似朋友。要是卖掉仓库，吕胜怕是一时就没住的地方了。程功这是为吕胜考虑，算是有情有义，可吕胜要是知道程功的处境，又怎好意思继续在仓库住下去呢？这个话头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。

程功卖了厂房设备，筹到一笔钱之后，接到华春晓的电话。是个好消息，肾源找到了，让程功准备二十五万元现金。二十五万元换个肾，在黑市上倒不算便宜，但程功还能勉强承受。他二话不说，就把钱送到了华春晓办公室。华春晓明确表示，这钱可不是给他个人的。他坦诚地告诉程功，是通过中间人找的肾源，不是无偿捐献。程功心里明白，这所谓的中间人，十有八九是组织卖肾的贩子。他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，但他知道那个行当风险很高。风险高，当然就有暴利。

当天，华春晓约中间人跟程功见了面。中间人三十来岁，黑黑瘦瘦，外号黑子。

黑子对程功说：“你母亲的肾脏配型，华医生早就给我了。你知道，肾源紧张，直到昨天，才找到合适的配型供体。”说完，黑子拿出一沓材料让程功签字。

程功浏览材料，黑子解释：“这是合同，还有近亲属证明文件，需要你这边准备的材料，里面都写着，搞肾，得先把肾源提供方和被提供方，搞成近亲属关系，明白吗？得到公证处公证，法律上这么规定的。这块我们一手包办，你放心，顺风顺水。”

程功皱着眉翻看材料，没说话，随手捏了捏装钱的袋子。

黑子看在眼里，随即沉稳说道，“钱不急，啥时手术，啥时付款。不过，我们只负责提供合适的配型，如果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换肾失败，到时候你还是要付这笔钱的。”

闻听此言，程功刚想说什么，华春晓适时说道，“手术这块你大可放心，整体上，医疗界这一块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，至于我个人嘛，我也不敢保证这种手术没有意外，不过，我的口碑，程老板你是了解的。怎么样，换不换，你自己做决定。”华春晓跟很多医生一样，把概率往自己身前一放，把选择权交给病人家属，实际上，病人家属往往没得选。但有一点华春晓说的是实话，他虽然还不到四十岁，但外科手术这块，在本市也算小有名气的。

程功呢，被别人叫着“程老板”，这令他很不舒服。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手里那三十几万元现金，已是他全部的家当了。花费方面，除了肾源费用，手术及相关费用也不少。房子不能卖，程璇璇还小，孙丽萍的女儿王媛也没地方去，母亲以后倒可以回农村老家，但没人照顾。再有就是一辆开了十几万公里的奥迪A4，再用钱时，还能卖点钱。程功这人很沉稳，不轻易表露情绪，这两年生活、事业急转直下，像陡崖飞瀑，他无力阻止，更不敢考虑将来，心里长长叹了口气，面上却平静如水，只想尽快把母亲治好，放下时时悬着的心，再计较别的，于是干脆地说：“华医生，麻烦你尽快安排手术吧。”

程功说着，眼光扫了扫近亲属证明文件上肾源供体的名字：艾丽。

母亲住院期间，程功简单了解过，我国每年急须器官移植的病人，少说几百万人，但能顺利得到器官的，顶多几万人。用市场来形容，这就是个极端到头的卖方市场。有钱的主在生死关头，碰到合适的器官，别说几十万，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，都会毫不犹豫。

2015年以前，我国人体器官的合法来源，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红十字会，一个是死刑犯。2007年死刑纳入最高院核准后，死刑每年成倍下降，直到2015年，我国停止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，公民自愿捐献器官，也就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。国家通过红十字会，做了大量的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公益宣传，很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口，都贴着一幅八个字的标语：捐献器官，延续生命。但是这种方式所能提供的器官，相比庞大的需求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况且，通过红十字会获得合法的无偿器官，有一套严格苛刻的捐献、获取、分配、移植程序，就算排队拿到了使用指标，对面临生死的人来说，效率也非常低下，而病情

却一分钟也耽误不得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就必然地催生了地下人体器官黑市。一句话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有市场就有犯罪。再简单地说，有需求，就有犯罪。

七天后，华春晓通知程功，肾源马上到位，准备手术，但需程功再加十万元。程功很疑惑：“合同不是签字了嘛，为什么加价？”华春晓告诉程功，供体加了价，合同就只能跟着增加个文件附件，程功可以不接受，再等别的供体。

“别的供体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”程功心里琢磨着，蹙眉沉默。

华春晓在电话那边说：“要不咱就等别的供体？可能久一点，但也可能很快。”

程功左右为难，来不及考虑是不是被人临阵宰了一刀，心里飞快地权衡着：不能再等了，一来母亲的病情拖不得，二来自己得尽快从这事脱身，收拾别的烂摊子，再说，三十五万元一个肾，相对于母亲的命，严格来说也不算贵，自己没钱，那是自己的问题。想到这，他说：“华医生，安排手术吧！”

手术这天一早，程功开着辆破旧的五菱宏光赶往医院。前几天把奥迪卖了，他觉得一切已经不能再糟，跟十几年前的一无所有比起来，他已不再年轻。年轻是最大的财富，可如今……以后该怎么办呢？他觉得自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，一匹苦苦挣扎的骆驼，虽经受那么多变故和打击，但忙于母亲的事使他无暇多想。但愿手术成功，一切顺利，那么他也该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事了。

可是这台机器，这匹骆驼，一旦停下来，会不会崩溃？谁知道呢？

车开出去不久，经过一个城中村，城中村是个“几”字形，里边封闭，路两边有大大小小的店铺，店铺外边有很多石台，供小商贩赶集摆摊之用，五天一个集。今天恰好逢集，“几”字形的市场里人山人海，煞是热闹。市场靠外的路两边，依次停着很多车，开车路过赶集的人可不少。程功路过此地，心念一动，把车停在了路边。手术安排在下午，他想去集市买两只老母鸡给母亲炖汤喝，时间还来得及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程功拎着两只鸡从人群里挤出来，来到车前，把鸡扔进车里。他擦了擦汗，刚要上车，抬眼瞅见车窗上贴着张违停罚单，罚款一百元，记

2分。

望着这张新鲜的罚款单，程功笑了。他笑得很不自然，掏出烟点上，朝四周看了看，见周边其他车辆，除了那些横七竖八停着的电动三轮和电动小汽车，也都被贴上了罚款单。他叹了口气，又看了看周围，没见到禁停标志，也没见到执法的交警。

“简直太过分了！不就是赶个集吗？再说这里是‘几’字形街道，停车也不妨碍交通，我去你……”他默默吐槽了几句，猛地吸了口烟，丢掉，狠狠踩灭，抬手去撕罚单。罚单和车玻璃向来贴合完美，第一下他只撕下一个角，第二下又撕下一个边，第三下，第四下，第五下……他每撕一下，嘴里就嘟囔一次：“杨梅，孙丽萍，女人，三百八十万，肾脏，三十五万……”

他越撕越快，指甲狠狠地抓在玻璃上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终于，他把罚款单撕得支离破碎，左一块、右一块，残留在玻璃上，像一些斑点。透过斑点，他看到了车窗映出的自己，满脸通红，牙齿紧咬，面容扭曲。他定定地看了几秒，猛地停了手，心道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
下午的手术做得很顺利，程功久悬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不过，他并没看到那个叫“艾丽”的肾源供体。对此，他并不在意，这是一桩生意，你情我愿，他付了足够的钱，甚至还加了十万元的码，管对方是谁呢，手术顺利就足够了。即使组织贩卖器官违法，一旦日后出事，也跟他程功无关，不管从什么角度说，这事，在程功这里都完结翻篇。不过，手术前发生的一个意外，却令程功始料未及，尤其愤怒。

手术前，黑子按行规，赶到医院附近，只等手术顺利完成结账收钱。程功揣着一张三十五万元的卡，在手术室外边等着。程功之前从华春晓那再三确认了供体提供的肾没问题之后，对手术过程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想来想去，他决定给华春晓包个五千的红包，想让医生手术时再认真些、负责些，千万别出什么意外。程功看了看表，见几个护士不时从手术室进进出出，知道那是在做准备工作，起身往华春晓办公室走去。

他一路琢磨好了措辞，来到办公室门前，本想着要是对方不在，再给对方打

电话。甚好，办公室的门开着一道缝，华医生应该在。程功想也不想，刚要推门进去，此时，房间里传出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脚步，那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妩媚，甜腻。

“我不管！反正不可能打掉孩子！你答应我要离婚的！”

程功闻言嘴角动了动，知道又是个老套的小三怀孕闹上门，看来华医生魅力不小，而里面的女人呢，进出不好好关门的毛病也不小，这时候进去可不合适。他刚想转身离开，华春晓接下来的几句话却把他定在了原地。

“姑奶奶，婚嘛，肯定是要离的！但是孩子你一定得拿掉，你知道，我老丈人可是副院长，你这有了孩子，我这婚还没离，万一被别人知道，坐实了传到老丈人那里去，我还怎么在医院混啊？”

“我不管！那就赶紧离啊？”

“哎哟，急不得！我跟你说过，我呢，前几年工作忙，加班太多，我老婆出轨偷腥在先，这不假！可我一直没抓到直接证据。再等等，等我忙完这阵，找机会抓她个现行，再离婚不是顺理成章吗？到那时，她那副院长的爹，也说不出来的不是！”

“呃！你们男人，真是复杂！那个，反正你要好好补偿我！”

“那当然！喏，这有十万元，拿去好好补补身体。”

“才十万元？哼！”

“呵呵！一会有台换肾手术，我呢，才从那个小老板身上榨了十万元，手术后付钱，都给你！再多，我看他也出不起了！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！老公真能干！”

“那里更能干！”

“真坏……”

显然，华春晓所说的小老板就是程功。听到这，程功一下子惊呆在原地，几秒后才反应过来，悄步离开。前几天华春晓给他打那个电话，加价十万，他不是没琢磨。做生意，坐地起价的事时有发生，这次他没得选，认了。他知道华春晓肯定不白干，加价的这十万元也肯定有华春晓的提成，但他实在没想到，那根本

就是华春晓的讹诈。他和华春晓接触了这么久，对方看起来热心，负责，文质彬彬，他实在想不到华春晓能干出这种事。

这年头，也不奇怪。程功愤愤地想，这要是平时也就罢了，偏偏赶上自己连续婚姻失败、破产，屡遭打击，母亲重病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！这时候遇到个人渣，只怪自己运气实在太差。他重重地一拳打在墙上。要是这一拳打在华春晓脸上就好了！可是不能。对方不但不会承认，换肾的事闹不好也要黄。只能忍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五千的红包倒是省下了，对方讹去了十万元，手术肯定好好做。程功竭力平复了情绪，到病房安抚了母亲一番，这才若无其事回到走廊上等着。

手术成功了。程功总算顺畅地喘了口气。他没对华春晓表示感谢，安顿好仍昏睡的母亲，在病房里静坐了一会，匆匆离去。

黑子早在医院门口等着了，他接过程功那张三十五万元的卡，扬起笑脸想说几句祝福的话，程功却径自离开了。卡里的钱怎么分都和他无关，此事到此为止，程功只觉得胸口像是塞着一大团棉花，点根烟都可能把那团棉花点燃。

开上面包车，程功匆匆往家走。今天是女儿璇璇的生日，他没忘这个茬，自己离了婚对不住孩子，给孩子过生日，不是补偿，是应有的父爱。很快，程功又来到早晨被贴罚单的“几”字形城中村市场。市场早就散了，还有些卖花、卖水果的商贩。程功远远望见里面有几家卖生日蛋糕的店铺，心头一动，把车开了进去。

他顺着路开到了“几”字形的最里边，然后掉头往回开，想看看到底有没有“禁停”标志。他本以为没有，结果却在“几”字形路段的中间，看到了“禁停”标牌——全路段禁止停车。看着那块牌子，程功隔着车窗发了会呆，突然摇下车窗，对着那块牌子吐了口痰。随后他把车停在一家蛋糕店门口。店里很清闲，很快，程功就带着蛋糕走了出来。可谁也料不到，这时，他的车窗上又被贴了张罚单。

上午的罚单还没撕干净，新贴的这张，刚好覆盖了上午的痕迹。程功紧紧咬着牙四处张望，然后跳上车，沉稳地把蛋糕放好，沉稳地打火、挂挡。他手背暴起的青筋却出卖了他，他那不是沉稳，是故作沉稳。他开起车向前追去，他看到

了，在他前方不远处，有辆交警巡逻车正在缓慢行驶。

巡逻车被程功别在了路边，两个警察下了车，敲了敲程功的窗户，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，一边敲窗户一边问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程功仔细看了看车外的两人，猛地推开车门，把那个交警推了个趔趄。

不待对方发火，程功跳下车，重重地拍着车窗上的罚单问：“这谁贴的？”

年纪较大的交警明白对方为什么用车门推他了，神色平静地说：“我。”

“你？我这就停车买个蛋糕，你至于？就你执法认真？就你干活勤？”

“同志，此路段禁止停车，那边有提示牌。有什么异议，到交警大队处理。”交警不急不缓地说。

“提示牌？你们把提示牌弄得那么靠里，过往不熟悉的人谁看得到？算哪门子的提示牌？”

“呵呵，这个呢，确实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了，也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全面。过几天，我们打算在路段外面也立个牌子，谢谢您的意见建议。”

“好做派啊！”程功有些颤抖地说，“我这破车，今早路过，就买只鸡的工夫，在这已经被贴了一张，这都散集了，路过买个蛋糕，你们还贴？上瘾？城中村，‘几’字形封闭路段，你们这么上心？”

“城中村你也得遵守交规！”交警说着，翻了翻手里的记录，说，“还真是！巧了！早上你那张，也是我贴的！同志，没办法，碰上了，就得秉公执法，希望您别有意见，下次多注意吧。”

程功不理睬这话茬，深吸一口气说：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俩都是辅警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对方脸色微变，声音如常。

“辅警你贴罚单？你有执法权？”

“我们按程序来，一个正式民警，带几个辅警。带我们的小队长在那边十字路口呢，”交警朝远处指了指，“你违停，我碰上了，贴单，没毛病，不管你一天被我贴几次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程功问。

“高虎，栖凤区交警大队辅警，如有意见，可以来队里投诉！”

程功不再多说，上车离去，这次，他没撕窗上的罚单。

天慢慢黑了下来，他面无表情地开了一会，才想起要给女儿打个电话，这个点，女儿该到家了。他拨通程璇璇的电话，没想到提示关机。他又打了一遍，还是关机。可能是电话没电了，他正想着，电话响了，一看，是女儿的美术老师李志堂打来的。程璇璇打小喜欢画画，天赋不错，以后上了高中，肯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，进美术班。现在孩子还小，程功平时却没少跟她的美术老师沟通。

李志堂的声音有些急促：“程哥，璇璇到家了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，下午我母亲手术，我这才往家赶，刚才打她电话，关机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志堂踌躇了一会说，“是这，下午的美术课她没上，也没请假，听同学说她回家了，当时我也没在意，下了班想起来这事，就联系孩子，可是，打不通。”

“可能她电话没电了吧，我回家看看再说？”

“嗯。不过，这孩子最近情绪有些不稳定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程功急问。

“那个……课后培训班的事。”

“培训班？”

“嗯。程哥，我知道你家里的事，你呢，手头肯定紧，所以呢，这几个月来，有两个课后培训班，我都没让程璇璇报名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搞那几个培训班的，要么是学校某老师的家属，要么和学校某领导有关系，他们惯于和老师搞业务，课后把整班的孩子全拉去，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替家长哄孩子，完事给老师提成。我在学校干，没办法，只能配合。我不让她报，一来你手头紧，二来也为她好，咱俩这关系，我能不好好教她？直到最近，我发现她情绪不大对，才意识到，这么一来，可能是伤了孩子的自尊，别的孩子课后都一块去培训班，唯独她不能去，时间长了，就可能被孤立，显得不合群、不正常，甚至还可能被同学嘲讽装逼、没钱之类的……”其实李志堂跟程功一样大，他连连称

呼程哥，显然是心虚了。

“你！李志堂！要你替我想那么多？报个培训班的钱我没有？你他妈多事！”程功直接把电话扔掉，又拿起来吼了句，“璇璇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李志堂我饶不了你！”

程功急匆匆赶回家一看，程璇璇不在，书包也不在。他犹豫了一会，还是给前妻杨梅打了个电话。

离婚以来，他极少给杨梅打电话。这次为找孩子，他放下了面子、尊严，心里着实苦涩，同时心里蹿起一股无名邪火：要怪，都怪那个美术老师李志堂多事，害老子要给杨梅打电话！

在电话里，他没直问，而是拐了个弯，说孩子问她能不能来一起过生日？

杨梅也早就另嫁他人，没好气地说，“你爷俩过吧！我要想孩子，会单独见她！”

程功刚挂断电话，李志堂打来了。得知孩子没回来，李志堂在电话里说：“我给她要好的同学都联系过了，没人见过她。”说完，李志堂沉默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先别急，说不定到哪玩去了。”

程功直接挂断电话，默默地坐在沙发上。程功忽然想到，应该回来陪程璇璇过生日的王媛也没回来，这俩孩子平时处得还行，莫不是她俩在一块？

还没等他打电话，电话响了，是王媛打来的。孙丽萍愧对程功跑路后，这王媛没表现什么异常情绪，程功也就没把孙丽萍亏了他三百多万元、令他破产的“好事”告诉王媛，毕竟孩子才十七，年后要高考了，不要影响她的心理状况。

程功急忙接通电话，刚要问王媛是不是和程璇璇在一块，王媛说：“程叔，今晚我有事，不回去陪璇璇过生日了。”这王媛之前随着孙丽萍来到程功家，一直叫他“程叔”。

“你没和璇璇一块？”程功心里一凉。

“没啊，我这刚下课。对了，程叔，还有个事，上次我过生日，你不说下次要送我一礼物吗？不会反悔吧？今天提前送我吧！反正离我生日也没几天了，就送我一台iPhone7Plus吧，刚上市的。”

这一天下来，一连串的事，程功心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，他沉默了一会，还是强忍着笑道：“还是国产手机吧，便宜一半，性能不差。”程功这么说，实在是本能反应，即省了钱，又兑现了承诺。加上刚才李志堂说的因为没报培训班，对程璇璇心理可能造成诸多影响，他现在再难，也得答应王媛。

“别啊！今晚是‘觅觅’苹果之夜，从‘觅觅’上买苹果手机，赠钻石会员呢！”

“‘觅觅’是什么？”

“一个APP啦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把钱打给我哦，么么哒！”王媛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程功的大脑处于空白状态，他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一会，起身出门。估计母亲也该醒过来了，他得赶回医院。

在医院走廊，程功上网搜了搜“觅觅”。那个APP功能挺多，出自滨海市比较有名的飞虹网络公司，需身份证验证注册，只要输入自己的生日，具体到时辰，就能免费给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命理分析，还有一个西方的星座、血型分析，还能免费玩塔罗牌预测。此外，达到一定会员等级，还能玩六爻、八卦等更加专业的预测。APP上介绍，他们的预测，是基于权威、系统的六爻、八卦命理学编译成的程序，程序的编译有多名国内外著名命理专家参与，相比民间众多半吊子打着六爻、八卦名义的算命先生，他们的程序极为专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和炒作，这个APP注册了不少人，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可，在年轻人中间流传甚广。另外，达到一定会员等级，系统还会给你推荐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异性会员，会员等级越高，推荐的会员越多。“寻寻觅觅，找到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个TA”——是“觅觅”主打推广语之一。此外，它还能玩网络直播，培养了不少网红……

程功浏览着网页和贴吧，注意到一句出现频率很高的网友回复：觅觅，最新约炮神器。

看到“约炮”二字，程功的眉头越来越紧，他来不及吐槽世风日下，也没心思谴责这些APP的开发者。给不给王媛打钱呢？不打，万一王媛再闹出类似程璇